

23
879.55
15705
2

三姊妹

柴霍甫

三
姊
妹

柴 霍 甫 著
曹 靖 華 譯

■ 文學研究會叢書 ■

1931

登場人物

蒲洛左洛夫（姓）安得列（名）

娜姐霞——其未婚妻，在第二幕裏就出了嫁。

娥爾加

瑪霞

衣麗娜

他的姊妹們。

庫雷庚（姓）裴得（名）——中學教員，瑪霞的丈夫。

韋世英（姓）亞力山大（名）——陸軍中尉，砲隊連長。

屠怎霸荷（姓）尼古拉（名）——男爵，陸軍中校。

蘇林內（姓）華西里（名）——二等上尉。

齊布德金（姓）伊凡（名）——軍醫。

裴杜其克(姓)亞麗賽(名)——陸軍上校。

賂得(姓)吳繼美(名)——陸軍上校。

費拉潘——地方自治會聽差，老頭。

庵裴霞——奶媽，八十歲的老婆。

地點

在一內地的小城市裏。

第一幕

布景：在蒲洛左洛夫的家中，一座有圓柱子的客廳，從圓柱子後邊可以看見一個大會堂。時在正午；滿院子陽光照着，很是爽快。在大會堂裏邊，桌上預備着早餐。娥爾加穿着天青色的女子中學教員的制服，她常常站着走着都是不住的在改着學生的草本；瑪霞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把帽子放在膝蓋上，坐在那里看書；衣麗娜穿着白色的衣服，站在那里沈思。

娥

父親死了正正一年了，恰好就是在這一天，就是五月五日，就是在你的命名日，衣麗娜。那時候下着雪，天氣冷極了。那時我想着我是不是不能再延殘命了；你昏迷不醒的躺着，彷彿死人一樣。一年的時光過去了，我們回想起這些也不憂傷了；你現在穿起這白色的衣服，你的容顏發着光輝。（時鐘打了十二下）那時候的時鐘也正是在打着呢。（少停）曾記得，那時父親出殯的時候，奏着軍樂，在墳上放着鎗。他雖然是一個將軍，是炮隊的旅長，但是那時送殯

的人很少。不過那時在下着雨，很大的雪和雨。

衣 爲什麼又想起這些呢！

（圓柱後面，大會堂的桌旁有屠怎霸荷，齊布德金和蘇林內在那裏坐着。）

娥 今天很暖和，窗子可以打開吧，可是樺樹還沒有發芽呢。在十一年前，父親命任爲旅長之後，就帶着我們離開了莫斯科，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是在五月初間，就是在這時候，在莫斯科的百花大都已經開放了，天氣很溫和，一切都被陽光照耀着。十一年的時光已經過去了，可是我回憶起那兒的一切，彷彿昨天才離開那兒似的。唉！今天早晨醒來的時候，我看着那陽光，看着那春色，那愉快在我心靈裏波動着，我迫切的懷念着我的故鄉。

齊 可不是嗎！

屠 自然是瞎說。

瑪 （望着書沈思，底聲囑着歌。）

娥 別囑了，瑪霞。你怎麼能夠這樣呢！（少停）我因爲天天要到學校裏去，課後還要教書教到

天晚，我的頭常常都是痛着，我覺得我彷彿是已經衰老了，實在我在這四年之內，在中校服務，我覺得我的精力和年華，一天天的都消耗去了。不過只剩得些幻想，愈想愈利害……

衣 到莫斯科去吧。把房子賣賣，把這里一切都結束結束到莫斯科去吧……

娥 是了！快些到莫斯科去。

（齊布德金與屠怎霸荷都笑起來。）

衣 哥哥大概將來要做一個教授，他反正是不在此地住。不過爲着可憐的瑪霞是很困難的。

娥 瑪霞將來年年要到莫斯科去消夏的。

瑪 （底聲嘯着歌。）

衣 上帝保佑，一切都會好起來的。（望着窗子）今天天氣好極了。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心裏這樣的清爽！今天早晨我想起來是我的命名日，我突然感覺到很愉快，我又想起我童年母親再世的時候。這樣美麗的思想在我心靈裏波動着；好美麗的思想呵！

娥 今天你滿面發着光輝，長得分外美麗了。瑪霞也是很美麗。安得列從前長的很好看，不過發

得太胖了，返對於他很不方便。可是我變得很老相了，很憔悴了，這大概是因為在學校裏氣那些小姑娘氣的了。哦，今天可清閑了，我在家裏，我的頭也不痛了，我覺得我自己比昨天年輕了好些。我已經二十八歲了，不過……一切都很好，一切都是上帝賜與的恩惠，可是我想着，如果我嫁一個丈夫，我整天坐在家裏，那比較着是更好了。（少停）我一定會愛我的丈夫。（向蘇林內）你們真會瞎扯，我真是聽夠了。（向客廳走去）忘了告訴你了；我們新任的砲隊連長韋世英先生今天要來拜會你們。（坐在鋼琴旁邊）

娥，好極了！歡迎，歡迎。

衣，他年紀很大了嗎？

屠，不，不很大。頂大不過四十歲，四十五歲。（底聲奏着琴）看相是個很知趣的。不笨——這是的確不錯的。不過愛多說話。

衣，是很知趣的人嗎？

屠，是的，還可以，不過他有老婆，有岳母，還有兩個小姑娘，並且他這還是第二次結婚呢。他去會

客的時候，到處都給人說他有老婆，還有兩個小姑娘。到這裏他一定也要說呢。他的老婆是一個半傻子，拖着很長的魔女的髮辮，好誇大話，愛談天，並且常常還好去尋死，大概因此給她丈夫不少的磨難。要是我，早已都扔開她了，可是他都忍受了，不過只在人家面前訴說訴說她吧了。

蘇（同齊布德金由大會堂來到客廳裏）我一隻手可以舉起來六十斤，可是兩隻手就可以舉起來二百斤，或二百四十斤。因此我得到一個結論：兩個人比一個人的力量不只大兩倍，是大三倍還多……

齊（走着看着報）治頭髮脫落的法子是用二錢樟腦，半瓶酒精，溶解開，天天擦着……（往日記上寫着）記上了！（向蘇林內）那麼着，我告訴你，用一個木塞把瓶口塞住，在用一根小玻璃管穿過木塞……然後你再去撮一把普通明礬……

衣 伊凡，親愛的伊凡，
齊 什麼，我的小姑娘，我的親愛的？

衣 你告訴我，我爲什麼今天覺得這樣的幸福？我彷彿在一個船帆上，那寥濶無際的青天在我

上邊蓋覆着，我彷彿背着一群很大的白鳥。這個因爲什麼？因爲什麼？

齊 （很溫柔的吻着她的兩手）我的白鳥……

衣 當我今天醒了之後，我起來洗了洗臉，我忽然想着我在這世上對於一切我都明白了，我並

且知道應當怎樣活着。親愛的伊凡，一切我都知道了。凡人都應當勞動，應當臉上流着汗珠去工作，無論他是誰，在這勞動和工作裏邊都含蓄着他的意義和他生存的目的，含蓄着他的幸福，他的愉快，最好是做一個工人，天剛明亮就起來在街上打石頭，或是做一個牧童，或是做一個教師去教孩子，或是在鐵路上做一個機師……唉，做一個人若不能這樣，那真不如變個牛馬，都比那些年輕的女人強得多；她們到十二點鐘才起來，起來坐在牀上喝咖啡，喝了咖啡，穿衣服又得兩個鐘頭……唉，這是何等的可惡呵！我想去工作的心情，好像人們在極熱的天氣裏，時時想去喝水的一樣的迫切。伊凡，假使我將來不早早的起來去工作，你一定同我絕交了。

齊（很溫和的樣子）絕交，絕交……

娥父親教我們每天七點鐘起來，現在衣麗娜每天睡到七點鐘才能醒，至少到了九點鐘的時候，她還是躺在牀上想心事。但是她帶着沈思的面容（笑）。

衣你總是把我當小女孩子看，當我帶着沈思的面容的時候，你總覺得很奇怪。我已經二十歲了！

屠我渴想着勞動，唉，天呵，我是怎樣的了解呵！我生來不曾作過一次工。我生在嚴寒的聖彼得堡，而且生在游手好閑的家裏；向來不知道什麼勞動和一切的艱難。記得有一天我從軍士學校回家，聽差給我脫靴子，我在那時發脾氣，可是我的母親看着我無限的喜歡；人家不是這樣看我的時候，她老人家還奇怪呢，他們嬌養我，不讓我勞動；可是那里能嬌養得住，那里能夠呵！時光來到了，那一切偉大，新鮮，白浪掀天似的新潮，都一步步的逼近我們了；那白浪掀天的潮流，快來把我們社會的惰性，冷酷，游手好閑，卑污沈悶都沖洗了去！我將要去作工了，再過二十五年——三十年，將來每一個人都要去作工。每個人都要去作工！

齊 我不去作工。

屠 你不在數內嗎！

蘇 好在過二十五年，你們已經都不在人間了。再過兩三年你們中風死了，或者我有時火上來的時候，用槍把你們的腦袋打穿，一命嗚呼了。（到衣袋裏掏出一瓶香水，往胸前，手上洒着。）

齊 （笑着）可是我實在從來什麼也不做。從大學畢業之後，我的指頭連動都沒動過，連一本書也沒有看過，不過只看看報吧丁……（從衣袋裏又掏了一張報）這不是……報上說有位杜布洛柳包夫，但是他著作些什麼——我不和道……誰知道他作些什麼……（聽見樓下有叩門的聲音）娥……有人在樓下叫我呢，有人來找我來了。我馬上就來……請等一下……（理着鬍子，急遽的走出）

衣 大概他想什麼法子呢。

屠 是的，他帶着很莊重的樣子出去了，大概要給你帶些禮物回來。

衣 真是討厭人！

|娥 是的，這真討厭。他常常會作些冒味的事。

|瑪 海灣有棵碧綠的橡樹，樹上掛着金鍊……樹上掛着金鍊……（站起來底聲唱着。）

|娥 你今天太不暢快了，瑪霞。

|瑪 （唱着，戴上帽子。）

|娥 你到那兒去？

|瑪 回家去。

|衣 真奇怪……

|屠 人家在做命名日，你倒回去！

|瑪 反正都是一個樣……我晚上來。再見吧，我的親愛的……（吻衣麗娜）再祝你康健而且幸福。從前當父親在世的時候，每逢我們的命名日，每次都有三四十個軍官來，從前是多熱鬧，今天只有這一半個人，寂寞的好像在沙漠上的一樣……我要走了……我今天很愁悶，不大暢快，你也別聽我的話吧。（噙着眼淚笑着）以後再談吧，現在少陪了，我的親愛的，我要到

別處去。

衣 (不滿意) 唉，你怎麼着呢……

娥 (噙着淚) 我明白你，瑪霞。

蘇 如果一個男子去談哲理，那麼，這就叫做哲學，或者叫做詭辯學；如果有一個女子去談哲理，或者有兩個女子去談哲理，那麼這個叫做——我說不上來了。

瑪 你這可怕的人，你說這話要表示什麼意思呢？

蘇 沒有什麼。他嘆息都沒有來得及——一隻熊可撲上他了。(少停。)

瑪 (氣着，向娥爾加) 別哭了！

(庵裴霞同費拉潘帶着點心入。)

庵 到這兒來朋友，進來吧，不要緊。(向衣麗娜) 這是地方自治會的普洛多波波夫先生教送來的點心……

衣 謝謝。回去代我謝謝他。(接點心。)

費，什麼？

衣（大聲）替我謝謝！

娥奶媽，把這點心給他些。費拉潘，來，教她到那里給你些點心吃。

費什麼？

庵我們走吧，費拉潘。我們走吧……（同費拉潘出。）

瑪我不喜歡普洛多波波夫，不要再招呼他好了。

衣我沒有招呼過他。

瑪那就是了。

（齊布德金入，一個兵士拿着銀火壺在他後邊跟着；大家都驚異的轟吵着，表示不滿意的樣子。）

娥（以手掩面）火壺這真不了！（出去到大會堂裏，向棹子走去。）

衣伊凡，你幹什麼！

屠 (笑) 我給你說過了。

瑪 伊凡，你簡直連一點羞恥都沒有！

齊 我的親愛的，我的親愛的，你是我唯一的愛人，在這世界上我所最愛的就是你。我快六十歲了，我成了老頭子了，我是一個孤另另的微弱的老頭子……我除了對於你的愛而外，我覺得一切都沒有意思了，如果要不是你，我早已都不在人間了……(向衣麗娜) 我的親愛的小姑娘，自從你生下來我就認識你……我從前懷抱着你……我愛過你的先母……但是，你爲什麼送這樣貴重的禮物呢！

衣 (噙着淚，生氣) 貴重的禮物……哦，你太瞧不起人了！(向他的從卒) 把火壺拿到那里去……

……(嘲弄着) 貴重的禮物……(從卒把火壺拿到大會堂去)。

庵 (走客廳經過) 親愛的，有位上尉來了，他是生人。他已經把大衣脫了，姑娘們，到這裡來。衣麗娜，你要放和氣一點，放殷勤一點(往出走着) 吃早飯已經早到時候了……天呵……

屠 韋世英先生大概要來。

(韋世英入)

屠 韋世英先生!

章 (向瑪霞和衣麗娜)容我自己來介紹吧:我是韋世英。我究竟會見你們了,真是喜出望外。你

們可長這樣大了!呵呀!呵呀!

衣 請坐,請坐。我們十分的歡迎。

章 (愉快)我真愉快極了,我真愉快極了!你們姊妹三個;我記得還是三個小姑娘呢。面目已經記不清了,只記得你們的父親從前有三個小姑娘,我記的清清楚楚的,並切還親眼見過的。時光過的真快呵!唉,時光過的真快呵!

屠 亞力山大是從莫斯科來的。

衣 從莫斯科來的嗎?你從莫斯科來的嗎?

章 是的,是從那里來的。你們的父親從前在那里做炮隊旅長的時候,我在那一旅裏做過軍官。

(向瑪霞)你的面目彷彿還有點記得。